

毕淑敏精品集

毕淑敏◎著

红处

HONG F
CHU FANG

人生是棵大果树，结满了五光十色、香气馥郁的果子，看上去都很美，但不是每一个你都能去尝一口的。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毕淑敏精品集

红处方

毕淑敏◎著

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处方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中国物资出版社,2009.9

(毕淑敏精品集)

ISBN 978-7-5047-3148-7

I. 红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4959 号

策划编辑 于胭梅

责任编辑 邹绍荣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

电话:(010) 68589540 邮政编码:10083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23.5 彩插:2 字数:431 千字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047-3148-7/I·0041

印数:0001—8000 册

定价:33.8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手与手紧握
心与心相连

张淑敏



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读者



序一

毕淑敏——作家——医生

王 蒙

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、狂姐、原水爆或者荷兰豆，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。

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，这名字普通得如——对不起——任何一个街道妇女。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，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的好。（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，王蒙大悦焉！）她的开始写作源起于父亲的建议，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。为了写作，她在完成了医学院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“优”的成绩毕业，继而读研究生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（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在地这样学过文学？）再说，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，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……

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、牢骚满腹、刺儿头反骨、不敬父母（而且还要审父）、不服师长、不屑学业、嘲笑文凭、突破颠覆、艰深费解、与世难谐、大话爆破、呻吟颤抖，充满了智慧的痛苦、天才的孤独、哲人的憔悴、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——怪物。

毕淑敏则不是这样。她太正常，太良善，甚至是太听话了。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

而在我们国家，常常是杀人之论火暴易红，救人之论黯然无光；大而无当之文如日中天，诚实本分之作视若草芥；凶猛抡砍之风时赢喝彩，娓娓动人之章叨陪末座。一句话，乖戾之气冲击文坛久矣，恨比爱强健，斗比和勇敢，骂比分析痛快，绝望比清明时髦，狂妄比谦虚现代，乌眼鸡驱逐掉了百灵与夜

莺，厮杀的呐喊遮盖了万籁，而与人为恶的文风正在取代与人为善的旧俗……

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善意与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随着毕淑敏的笔端。惟其冷静才能公正，惟其公正才能好心，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，自己才有希望，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。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，但至少无愧于、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，如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她宁愿忏悔自己的多疑与戒备太过，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人性（《翻浆》），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。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。

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和谐与健康的因子。

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，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。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，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，他们太痛苦了，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。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，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，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。有病人也有医生，这才是世界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。

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。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，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，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，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。当然，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，但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，真对不起。

序二

有许多作家有病

王 蒙

有许多作家有病，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癫痫，契诃夫的肺结核，杜勃洛留波夫的癯病，李贺与子规(日本俳句诗人)的咯血与夭亡，杰克·伦敦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等。

还有一些作家的疾病没有这样众所周知。他们的疾患更多在精神方面，尽管他们可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，但是一读他们的作品，那种偏执，那种自恋自吹、自我膨胀，那种迫害狂，那种抑郁加躁狂的无可控制，那种神经兮兮和白昼见鬼，都令人嗟叹。这里边确实有天才，生老病死的苦痛需要通过这些作家的手生发成花花朵朵，不能因为疾患就忽视他们的天才。但也不能因天才就不敢正视他们的疾患。

我也希望作家中有真正的医生，而不仅是有过成名前行医的记录。疾患越多，对医生的期待就越大。

咱们这里有一个毕淑敏。解放军的卫生员、医科大学生、内科主任、小说与散文家、心理学硕士、心理咨询专家，从小的好学生、好孩子，不那么另类，而是符合主流价值的有为者。

医学是科学。医术是高科技。医心是天使的心、菩萨的心，济世救危，助弱扶伤，杨枝净水，慈悲为怀。爱心是主干，责任是永久，使命是奉献。小说与散文是人的故事和情感，体贴入微，心界万象，人生经验，苦辣酸甜，再加生花的妙笔，成精成色的语言。

心理咨询是新兴产业，是人的悲哀与软弱的证明。生活越是复杂，社会越是精密，节奏越是紧急，竞争越是激烈，心理的负担就越多，就越需要医生的专业，更需要医生的抚慰、疏浚与理解。

读了毕淑敏著的《爱怕什么》，你觉得这些它都有了。它减轻你的痛

苦，虽然时下兴的是绞紧你的肉和心。它开阔你的心胸，虽然时下兴的是鼻子底下与脐下三寸那点事死缠不休。它写得细腻而又晓畅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故作艰深。她拳拳而又眷眷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恶毒与残酷的刺激。它合情合理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大言爆破。它告诉你一加一还是等于二，虽然时下兴的是一加零等于三万八千八。它娓娓动听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对于阅读的颠覆。她竭力教给你活得好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善良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光明一点，虽然高烧、病态、梦呓也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营销策略。

如果我有亲戚朋友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孩子的朋友和老师，如果他们都是一般的与正常的人，我都会推荐他或她读这本书。至少，在读一些令人犯病的书之外，也不妨，也应该，也亟须读一点教人健康的文学书。

薰衣草叶

自序

喜欢薰衣草这个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细细想，也总搞不清究竟被这词语中的哪一部分击中。拆开来看，比如“薰”字，雾霭腾腾的，带着炙烤的青烟和烧蜡的油腻。再如“衣”字，太普通了，棉衣、单衣、衬衣、大衣，琐琐碎碎、婆婆妈妈的。至于“草”，就更平凡到除了绿和小，再无甚可说了。三个其貌不扬的字集在一起，却像山乡小伙子来了个原生态组合，列排站在聚光灯下，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，播散出的清新和幽远，力穿你心。

一直没见过真正的薰衣草，只是熟悉它的味道，在各种喷雾剂和香水的飞沫里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欧洲油画般的山野中，看到了一片绛紫色的云霞在远方浮动。同行的朋友们以为是野花，以为是紫苜蓿，以为是茂密的马兰……突然有一个人恍然大悟道，那是薰衣草啊！

人们大呼小叫要停车，口气之急迫，让不通汉语的外籍司机以为是有人受了伤。车停稳之后，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紫色的地毯奔扑而去。

走到近处，才看清这美丽的植物，并不是匍匐在地上，而是安然挺立着，株高大约有1米。顶端是玫瑰香葡萄色的穗状花序，花上被覆着星状茸毛，粗粗看去，好像是能磨出紫色面粉的小麦穗。每株有10朵左右的密集小花拥挤在一起，仿佛一群胆怯的小姑娘，抬着头低着下颌，你靠着我我靠着你，手拉手紧密团结成幽蓝色的香柱。茎干呈灰绿色，窄长的叶片细碎而纷披，在干燥的空气中蛰伏着，好像正在憩息的含羞草……微风掠过的时

候，薰衣草就活泼地荡漾起来，仿佛紫蓝色的精灵累了，一展腰肢做起柔曼的瑜伽。薰衣草给人的印象内敛而谦逊。

大家的下一个统一动作就是俯下身去扇动鼻翼，抽吸薰衣草的迷人香气。大失所望的是，除了清淡的草木之气，薰衣草的味道是哑的。徒有虚名的薰衣草大智若愚地沉默着，不肯把些许香氛赠送我们。微风吹过，它们不好意思地摇曳着，好像在祈请原谅。

没有香味的薰衣草，几乎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身份。有几个人说，也许，这不过是紫苜蓿的变种吧，咱们自作多情了。

揣着疑团回到车上，问过了当地籍的司机，才知道这千真万确就是大名鼎鼎的薰衣草，才知道真正的薰衣草在没有提炼出精油之前，是不香的。于是就想再回头看一眼沉默的薰衣草，可惜起伏的山峦已遮挡住它们紫色的侧影。

长久地挂念着薰衣草，看到紫色就想起了它，它成了紫色的形象大使。某一天早晨，我在自由市场采买蔬果，看到一个老汉蹲在角落里叫卖杂物，面前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小塑料袋子。我问他，这是什么呀？他说，薰衣草啊。

透明袋子里的黛绿色的草末，好像未晾干的烟叶。我疑惑地问，这是薰衣草吗？他缺了几颗牙的嘴巴不容置疑地说，是。

我说，薰衣草是紫蓝色的，到了您这儿怎么变绿了？

老汉说，薰衣草的花是紫蓝色的不假，但花要拿去提炼精油，精油多贵啊，一般人买不起。我这是薰衣草的叶子，和花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只是力道弱点。你可以多买一些啊，用薰衣草的叶子做一个枕头吧，淡而清澈的香气，会让你做一个好梦。

缺牙老汉所说的“淡而清澈的香气”这句话打动了。我不知道是他批发草叶的同时听到的这话，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因为这句话，我买了薰衣草的叶子。只是，它们的分量只够装进荷包悬挂在我的电脑旁，陪着我写这篇自序。

薰衣草有良好的药用功效，可以洁净身心平抑怒火，舒展经脉疗治创伤。国外有研究机构发现，如果公司要讨论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，事先在会议室里洒上几滴薰衣草精油，气氛就会变得友善和谐，保不准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此形成了……

我喜欢薰衣草的清静和舒缓，喜欢它低垂的花和朴素的茎干，喜欢它不事张扬的色泽和静祷般的安宁。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学到一点薰衣草的风格——叶片在原野上自由自在，香氛在空气中若有若无。路过的人看到了，也许会张望几眼，喜欢的人看到了，也许走过之后还会回眸。

这套散文集，几乎收进了我自创作以来所有的散文作品，算是一网打尽颗粒归仓了。经过策划编辑于胭梅女士的精心整理，它们被分别收录到不同的分册中，“安居乐业”了。又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步履匆匆的旅人，被巧手的理发师拾掇了一番，不再泥沙俱下蓬头垢面，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如果读过它们之后，一如洒在会议室的精油，让人们被快节奏舞动起来的火气稍稍平息，你比较地镇静和快活起来，我就欣慰万分了。转念一想，薰衣草精油是很昂贵的东西，不能太自不量力，自作多情了。那么，就期待它们如同乡下老汉手中的薰衣草碎叶，带给你一点点舒缓和清凉，做个好梦到天明吧。



2008年7月7日

目 录

简方宁自杀了 / 3

景天星的责任 / 6

智当助手 / 8

戒毒医院之路 / 13

勉强入院 / 20

人兽米哈林 / 30

沈若鱼与简方宁的约会 / 40

两个女孩的初识 / 42

密谋入院 / 53

13 号病房 / 64



身份被识破 / 71

庄羽的电视剧 / 79

院长查房 / 88

两星一宁老太太 / 99

吗啡——F 肽 / 111

张大光膀子 / 127

宝蓝色的登记簿 / 134

潘岗出轨 / 140

周五护士 / 146

0 号方案 / 160

富儿子 / 173
穷儿子 / 182
吟诗医生 / 193
吸毒婴儿 / 211
栗秋引发的战争 / 215
带毒红玫瑰 / 225
老三届的三大伯 / 232
为什么不一样 / 242
TC 和 NA / 249
红袜子 / 257



不抽血，不抽骨髓 / 264
张大光膀子又来了 / 274
逃出医院 / 279
国际性弛禁派 / 288
白色和谐入潜 / 298
七 / 308
简方宁的遗书(1) / 316
秦炳的药方 / 330
简方宁的遗书(2) / 334
到戒毒医院去 / 347



女儿，你是在织布吗？ / 353
编后记 让快乐滋养我们的心 / 357

红处方





在德国汉堡市区某公园旁边，正好处在一所学校和一所公墓中间，出现了一间搭的小板房。门上贴着一张纸，纸上写着：药物咨询发放点。

这就是汉堡市官方设置的“药品”供应点之一。自1994年5月以来，瘾君子可以从这里得到国家免费供应的新注射器，还有消毒用的酒精棉花球。据说此举既可以打击走私毒品的犯罪活动，又可以帮助吸毒者戒毒。

1992年，瑞士政府为了管制毒品交易和吸毒者滥用针头，尝试给吸毒和贩毒者提供场所，设置了苏黎世毒品市场。

毒品市场原来是一个废弃的机车场，肮脏齷齪。那里满地都是废针头，飞舞着沾满血迹的布和一团团包装毒品的纸。每天，一些身无分文的瘾君子，到这里来，靠捡别人海洛因瓶子里的残渣过瘾。5000多名吸毒和贩毒者，把这里当做天堂，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，不断发生。这里被称为恐怖的“红灯区”。





简方宁自杀了

沈若鱼和母亲自南方旅游归来时，晒得像一段黑檀木。

先生到机场接她们，小心翼翼。好像母女俩是砍开的半个椰子，一碰就会汁液横流。本想把母亲接到自家，但老人坚持回干休所。送母亲回去安歇后，先生的精神才舒缓一些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可别吓着。要有思想准备，把自己的红血球、白血球都调动起来，像城墙砖一样砌在那儿，抵御我这个消息的力度。先生郑重得吓人。

说吧，是不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搞了颠覆我的小动作？家庭兵变、第三者插足什么的，我时刻准备着。沈若鱼一边说，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。

比这要坏得多。先生不理睬她的打趣，沉痛万分。

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，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先生说，简方宁死了。自杀。

他认为沈若鱼会大哭大叫，甚至私下准备了一条新毛巾，准备妻子号啕痛哭的时候堵枪眼。

不料沈若鱼什么也不说，只把受挤压的芒果，摆在果盘的最上面，以便吃的时候优先处理，免得坏掉。

先生一字一顿地说，沈若鱼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。你最好的朋友，有着几十年友谊纪录，你临去南方前还和她朝夕相处的简方宁——她死了。听到没有？

沈若鱼说，咱们俩距离不到一米，我怎么会听不到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为什么说了一遍又一遍？！

先生说，看你没有反应。